

章氏遺書

第二七冊

章氏遺書外編卷第三

丙辰劄記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麻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尙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爲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清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清言實自兩漢開之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爲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卻不甚妥

趙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廝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棄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爲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爲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爲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文苑侯瑾傳按漢記作中興以後三十篇爲皇德傳此當在袁宏後漢紀之前而惜其不傳也

施愚山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題下注云以詞臣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孫不知何名其云歸武進則武進正其鄉也自請爲鄉縣眞匪夷所思矣然其立說如何不可考也

施集又有喜周侍郎釋繫南還詩周不知何人又有喜

王望如赦還注云王以不肯羅織周侍郎下獄論死終不更一語赦歸自號曰過客憶六歲蒙學讀鑑略四言其署名曰江上王仕雲望如甫著豈卽此人耶此事大約康熙初年時當訪之明於舊事者

陳其年詞集戊午秋西域貢黃獅子至一時待詔集闕下者百餘人皆有賦咏按陳所值戊午康熙十七年也記其事者多紛紛不一陳爲當時目見應不誤也

施愚山集蔣虎臣超順治丁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修撰按會典一甲一名始授修撰二三名乃授編修今蔣以第三名授修撰乃特恩也

又吳孔嘉誌銘孔嘉天啟乙丑進士壯年入史局預修

實錄稱良史才崇正改元故事勸進有三箋時中外危
疑帝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權宜連
進三箋典禮無缺俄牋奏事畢徹殿陛歡呼天位遂定
又新建陳宏緒與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
雲斯陞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十餘人皆知名施
氏誌末書娶熊宜人先卒生一女副室王民生二子淙
澍皆諸生幼子瀾妾魏氏出女二人其妻妾子女書法
顛倒錯綜太無義例副室側室小妻旁妻小婦古人不
拘一例皆可入文但用入文字則一篇之內不容作變
例互稱今上云副室王民生二子下云少子妾魏氏出
則疑於妾與副室有尊卑矣古人子女皆統於父宋元

以後漸有分別所生母氏者雖非古法卻比古人詳密可備考證例以義起可也若變書而無解於例則不宜輕生分別矣

毛穉黃先舒作匡林讀蘇氏志林有所摘正而因及其餘也甚叔段之不臣不弟呵於陵之避兄離母亦惜匡章不以生君違死父終置其母馬棧下皆不徇古人成說他如尊經駁緯臆杜注之牽附唐宋八家痛繩荆國然畢竟空言游說未得爲大著作也大約宋人以後長於議論而成家者少

裴子野宋略總論後自序云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被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

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旣行於世也子野生於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翦截浮文撮其事要卽其簡寡志以爲名其曾祖西鄉侯乃松之也泰始宋明帝年號永明齊武帝年號梁書子野卒中大通二年庚戌年六十二其生當在宋泰始五年己酉生十五歲入永明元年癸亥永明紀年凡十一年至二十五歲永明紀元終矣豈宋略之書乃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史旣行乃沈約書也其言云家有舊書聞見又接因宋新史爲宋略者乃參酌舊事與沈約新史合而爲之而

後人沿習相傳但云裴刪沈書爲二十卷失其理矣今裴略久亡其論在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四卷

陳著作郎許亨撰齊書五十卷隋經籍志不載見北史許善心傳善心自序其梁書本於家學言父亨撰梁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一時亡散陳初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入隋陳亡舊書蕩盡止有六卷是當善心所見已止存六卷矣乃隋志轉錄有許亨梁書五十三卷豈嘉則殿所有而善心轉不得見耶然許亨初仕於梁而撰梁書乃國史也國史例詳於修前代史故初定梁書至一百八卷之多歟至

入陳則修前代史矣體製或當有殊而善心序云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則是修本朝史與撰前代無所分別六朝君臣主客朝臣暮敵不特人無專主抑史亦幾於無專主矣稱謂賓主自當有異不可考矣善心自序續父志而成書云父書今止六卷獲存又並缺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輯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誠臣傳各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數術藩臣傳各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列女權幸傳各一卷羯賊傳逆臣傳各二卷叛臣傳二卷序傳論述一卷合一

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
補闕別爲序論一篇託於序傳之末觀其序例比今存
姚氏梁書校爲詳贍后妃不稱列傳又不與太子同稱
爲錄必用華范後漢書例同稱紀也三太子合爲一錄
不稱列傳亦無所取義具臣列傳必是不爲品目以人
名爲題難以空稱列傳故以具臣該之歟然何妨概稱
諸列傳爲包括而無弊耶文苑儒林等篇一題而分二
卷此六朝季年史傳子卷歸篇之法久亡又不當善心
是責矣然其書亦不著於隋志豈有所遺脫耶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厯劉淵林注優賢揚厬厬試
也以優賢揚厬四字出書盤庚篇

嘉業堂刊
桓譚與揚雄同時稱謂身後桓譚乃桓於雄死之後表
之耳與歐陽識韓文於漢東李氏相去二百餘年者事
理不同世多誤稱余與邵二雲書言雄譚並時而生千
古希覲亦誤也

乙卯冬在揚州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苦少事實因
爲短誌長銘以詩情飾其文體其家主不知誰何之言
謂誌短銘長不合文格當是時行笈無書卽以韓碑劉
統軍篇序短辭長例之事已具別篇矣彼時據所見文
苑英華及韓子全集徧閱碑銘諸體求其誌短銘長卻
不多見疑漢碑必當不乏此體今觀洪氏隸釋漢碑固
亦有之而不甚多其尤顯者李翊夫人碑題敘不滿四

十字韻銘幾二百言重申歎辭又幾近二百言

漢書梅福傳疏稱武王克殷存五帝後明其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注流出於戶句云言其多是正解也王慎中乃言不覆風雨暴於戶外而斥奇說爲非益觀上下文義上文明云示不獨有下又接云存人以自立則此數語正是頌周之盛遷廟主多見其傳世之久遠也若如王解毋庸論及廟主暴露反言其衰於上下文義不相貫注且宗廟毀敗至於不覆風雨則亦必在易代以後之事宗功祖德且不能保又何獨取於遷廟之主乎若非易代何至暴露不覆風雨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釋疑惑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按孟子無此語且孟子七篇亦無稱時君爲君王者然據文爲孟子有云不直書孟子曰自是竟陵引書意而自變其文但其引書所本今亦不見於孟子惟王請無好小勇似無好勇句所本然上下文不似當是孟子有逸文也

梁書皇后傳以高祖丁貴嬪阮修容列於太宗王皇后之後其意以謂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倫矣紀事之書自有先後倫次非如太廟升祔嫡婦可以逾庶姑也顧景星赤方氏著樂論謂古無樂經經解起於後世孔

子但有易書詩禮春秋不稱經亦無六也六經六緯之言漢人所立古人所謂樂者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也是詩樂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請觀周樂太史爲之歌詩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正詩卽是正樂不得曰詩外又有樂也又曰器數祝史之事不可爲經又經闕笙詩以其有圖無文如禮之魯鼓磬鼓不可稱經其說非也六經見於莊荀不過孔氏再傳子夏氏門人非漢人所立也詩樂相通猶春秋用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不得謂易象春秋之外別無周禮之經也禮之節文樂之音奏著於布帛有名數而無文辭文辭易於誦習故後世猶有

傳授名數難於誦習故久遠而失傳故禮家但知章句而徐氏爲容樂家但知傳記而制氏能識鏗鏘徐氏制氏雖不能通經義而猶爲禮樂家所不廢以其皆足以發明禮樂故也器數不可爲經則儀禮之威儀亦不可爲經矣有圖無文不可稱經則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繫辭豈不厯代相傳授乎魯鼓鼗鼓不可爲經則今投壺之篇未嘗非經師相與傳授者也孔子無制作經典之事述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後世著述必欲以文辭傳也且如孫子兵法漢志八十餘篇且有圖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誦而其餘失傳必名數圖畫之難以誦憶者耳術數諸書十不

傳一亦以多名數而少文辭爾豈可曰古並無其書歟
無經卽亦無其記矣古之樂記諸家具列藝文之目何
可誣也

安驥集方獸醫治馬之書首錄尙書兵部阜昌五年準
內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尙書戶部郎中馮長寧等
劄子成忠郎皇城司準備差遣盧中賓進呈司牧安驥
集方四冊奉齊旨可看詳開印施行長寧等竊謂國家
乘宋後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馬於隴右詔修馬政
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以廣其傳云云按僞齊
劉豫阜昌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也越二年丁巳
而金人廢之其立國不及十年文誥公移皆如宋制惟

旨稱齊旨不如宋之直稱旨也

列女傳載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聽車聲過闕止而復鳴夫人辨其爲蘧伯玉南子故機敏此事殆附會非其實也毋論國君宮室深邃夜靜車聲無由得聞卽近日州縣官廨亦無若編氓陋室之可以內室聞車聲者且使果可聞於君寢則人人皆當慮及奚待伯玉始能且亦昭昭易辨不得謂冥冥之際君子所不苟也

余嘗辨史法稱人小妻當直書爲妾不當稱爲副室側室已於修譜雜議辨之矣惟唐律則媵妾婢分三等以婢爲妾徒一年半還正惟有子之婢始聽爲妾又媵犯妻減妾一等妾犯媵加凡人一等以媵爲妾合杖八十